《庄子·德充符》续写

沙之洲 2020012408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

（彼时有子虚国与乌有国，乌有国为礼仪之邦，男女老少皆以遵从周礼为荣，乌有国人每遇争执，必因礼法解决。而子虚国为尚武之国，武力高强之人便倍受尊敬，每每意见不合，子虚国人必以拳脚较量决定谁对谁错。）

颜回起而对曰：“非也！叔山无趾非无德之人。叔山无趾虽生于鲁国，但成长于尚武之子虚国。因此他年轻时认为意见不合必然要通过武力较量来判断谁对谁错。彼时叔山无趾第一次来到乌有国，因为酒钱与饭庄小二发生争执。叔山无趾便和小二进行武力较量。可瘦弱的小二哪里是武功高强的叔山无趾的对手，没两个回合便败下阵来，并且被叔山无趾断其一腿。而那里是乌有国，按照乌有国的刑罚，伤人者必偿之。因而叔山无趾惨遭刖足之刑。”

孔子曰：“怎么可能有国家可以不以礼为本治国？吾一定要亲自去看看。”

孔子走在去往子虚国国都的路上，当他快要到达国都的时候，看见路边的水田里有两个子虚国的农夫挑着扁担对着走到了同一个田埂之上，对视一眼之后，谁也不肯下到水田中让对方，接着两者竟然一言不发，然后双双放下扁担来到水田中摆好架势，准备进行武力较量来决定谁走田埂。孔子见大战一触即发，便喊住了他们：“不要乱来！有什么事情不能按照礼法解决吗？”

剑拔弩张的两个人同时一愣，然后便快速走到孔子面前，异口同声地说：“你告诉我何为礼法？”孔子这才发现远远看去渺小的两人竟有着如此魁梧的身材，被吓得话也说不利索。两农夫见孔子支支吾吾，便摩拳擦掌要与孔子进行较量。

恰逢叔山无趾从城外砍柴而归，看到了孔子被两个大汉围在中间，喊着“我来替他与你们比试！”冲了过去。纵然受了刖足之刑，奈何叔山无趾武功实在高强，两个农夫很快便败下阵来，悻悻而去。

叔山无趾便带孔子来到子虚国国都之中。子虚国的街市秩序井然，而且比乌有国的街市更加繁华且热闹，唯一不同的地方是每隔不远，都会有一座擂台，是为了不让子虚国人民的武力较量干扰到正常的秩序。

孔子不禁问叔山无趾：“多么繁华的街道！多么秩序的社会！多么宏伟的宫殿！这些都是依靠武力之德建立起来的吗？”

叔山无趾曰：“然。”

孔子不解：“吾见乌有国以周礼为治国之道，建立了繁荣的礼仪之邦，今日见子虚国以武力为治国之道建立了尚武之国，亦知尚武亦可兴邦。然周礼之温顺与尚武之刚强，如水火般不可共存，那究竟何为天下统一的治国之道呢？”

叔山无趾曰：“吾有一友可解汝之惑。”

翌日，孔子随叔山无趾见王倪与啮缺曰：“吾见乌有国以周礼治国，子虚国以尚武治国，何为天下统一治国之本？”

王倪曰：“吾恶乎知之。”

孔子曰：“何谓也？”

王倪曰：“吾恶乎知之。”

孔子曰：“汝知何？”

啮缺曰：“虽然，予尝为汝妄言之，汝以妄听之。周礼治国之本与尚武治国之本从根源上说是一个统一治国之本，只是在两个不同环境的国家下呈现出同一个根本的不同状态罢了。”

孔子曰：“吾应如何了解此统一治国之本？”

啮缺曰：“汝应因顺万物，以心为引，方可知晓一二。”

孔子曰：“吾将如何以心感知治国之本？”

叔山无趾、啮缺、王倪曰：“吾恶乎知之。”

孔子曰：“治国之本须用心感知，吾将何如向民众传达此治国之本？”

叔山无趾、啮缺、王倪曰：“吾恶乎知之。”

无奈，孔子困惑不解，离去。

一日，孔子过王骀讲学之所，见其弟子环绕王骀而坐，一言不发。待其离去之时，孔子问于王骀弟子：“汝在王骀这里学到了什么？”弟子曰：“以心传道，朝，虚而往，暮，实而归。”

接下来的日子里，孔子随王骀弟子环绕王骀而坐，以学真知。

一日，连叔过于王骀讲学之所，见孔子端坐于王骀之下，问曰：“汝学到了什么？”

孔子答曰：“用心之法。”

连叔曰：“然。汝随吾往姑射之山。”

孔子遂随连叔前往姑射之山，见神人，端坐其旁。数日后，孔子回到鲁国，其讲学之所，寡言少语，所说之言不过是教导弟子用心体悟。